

恽代英,永远的中国青年领袖

恽甫铭 文/图



年仅36岁,却留下了300多万字的珍贵文稿。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杰出人物的青少年时代——恽代英》(以下简称《恽代英》),为我们讲述了恽代英从普通爱国青年成长为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投身革命从北伐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启迪青年学生和领导南昌起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从事秘密工作直至在南京壮烈牺牲的经历。

作者李良明和恽铭庆均为恽代英研究的著名学者,《恽代英全集》(9卷)的主编。《恽代英》以“全集”为脉络,吸收了《恽代英思想研究》《恽代英传记》等内容,补充了最新研究成果,

简明、通俗、生动,对重要理论和史料增加了注释,适应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阅读,也是研究恽代英的简明导读。

甲辰清明,我们家人到龙华烈士陵园祭拜恽代英墓。铭庆从北京带来了《恽代英》赠予大家,我们深感温暖。恽代英的辉煌形象在脑海里一一闪过: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原中华大学)里求学的青年学子,四川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原川南师范学堂)倡导教育改革的、点燃川南革命火种的年轻校长,带领安徽宣城师范学生深入黄山农村调研的教导主任,上海大学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慷慨演讲的教授,广州黄埔军校一身戎装的政治部总教官,在惠州农村昼伏夜出组织起义的乔装商人,南京江东门慷慨就义的英勇烈士……追寻恽代英的足迹,我曾到访武汉、泸州、广州、惠州、上海、常州、南京等地,此时更加充满了对恽代英的无限敬仰。

恽代英最早提出中国革命要先到农村去搞一搞,教育农民、发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要义。指出工人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一戳即穿的纸老虎”。他说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就要引进外资。要在全体国民中开展“健全素质”的公民教育,教育改革要以改造教育与改造

社会相统一为前提。他还指出党要牢牢把握统一战线领导权,党要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支部建在连上等。这些前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和推动作用。

他一生撰写了600余篇文章,其中210多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他深情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一定是青年”,青年要把变革社会,争取民族独立看作是“不能不肩负的重大使命”。创建和主编《中国青年》,使他有机会把多年的经验和认识发表出来,为迷茫中的青年指明前行道路,正确对待学习修养、婚姻恋爱等问题。青年读者也正是通过《中国青年》了解世界大势、国家命运和青年思潮,把自己融入到时代大潮中,成为社会栋梁。郭沫若曾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王震、陆定一、胡乔木、阳翰笙等前辈深情回忆恽代英,称颂他是“年轻人的心灵导师,照耀革命征途的一盏明灯”。

恽代英的精神高尚、人格完美体现在方方面面。他生活朴素,律己极严,意志坚定,有“中国的‘甘地’”之称。他扶危济困,急人所难,慷慨资助那些贫苦同学继续上学。他爱情专一,忠实坚贞,为人称颂。当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高尚的品德修养,便升华为坚忍不拔、

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在日记中恽代英伯说:“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是何等伟大的人生境界!当志同道合、情同手足的林育南、李求实等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的消息传来,身陷囹圄的恽代英伯愤愤地写下著名诗篇:“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惊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又是何等的气壮山河,豪情万丈!

恽代英伯的生命是短暂的,却是光辉传奇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舍弃了自己的幸福,舍弃了自己的家庭,献出了生命。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给予恽代英伯极高的评价。在恽代英伯英勇就义70年的2001年,党中央批准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建立恽代英烈士纪念馆,供千秋万代瞻仰。

不同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情怀。恽代英伯的家国情怀得到继承和发扬,《恽代英》的最后一章“传承革命精神”,介绍了恽代英伯的妻子沈葆英艰难寻找党组织,儿子恽希仲千里跋涉到延安,母子相见的动人故事,他们继承烈士遗志为革命奉献了一生。孙恽梅、恽清继承家风,“不躺在爷爷功劳簿上”,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他们都是当代共产党人和青年学习的榜样。



寂寞江渚烟雨深 (摄影) 房家平摄于安徽奇墅湖

老王轶事之二

——致所有法律人已然逝去,或者终将逝去的青春

赵鹏

苏常州全民律师事务所,并担任了事务所的第一任主任。

老王的悲观和乐观犬牙交错,但终究是乐观主义者。通常她当悲情女主角超不过3分钟,就可以无缝切换到喜剧,直把你逗到哈哈大笑。在老王眼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解决的。忆起组建事务所之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老王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拆迁房,一众人等整日在这套仅有电话和简陋桌椅的房子里进进出出,洽谈业务、构思框架、草拟章程,一幅大干快上、欣欣向荣的在建工地场景。当有合伙人略微表示对首年事务所收费心里没底时,老王二话不说,立马取来一个计算器:“每个人报一下自己的预计年收费,算一算不就晓得啦。”接着从她自己开始,率先报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然后像债主一般,让合伙人们挨个接龙。水涨船高,老王目光所及之处,大家伙只能硬着头皮一一从。每一个数字报出,老王就精神抖擞、聊胜于无地敲上计算器。这样只花了十分钟不到,一拍巴掌,老王轻松得出了事务所必然开门红的结论,任何有关创收的忧虑都属于杞人忧天。神奇的是,她的预言也确实于当年完美实现。至今仍清晰地记得,20多年前她悠然坐在高背椅上的老王,手指灵活地敲打着计算器,双脚悬空,两眼放光,颇有几分包租婆的既视感。

有老王的地方总是笑声不断。生活中的她粗枝大叶,稀里糊涂,闹出过一连串的经典笑话,更难得的是没啥偶像包袱,开玩笑打趣随便,还经常情景再现式自嘲。以前曾替她总结过,除

了吃错药听新闻之外,几乎啥稀奇事都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搭错车啦,半夜找不到五星级宾馆房间啦,密码箱里的律师证被偷啦(也不知小偷要偷律师证做什么)等等,不一而足……当年她在全民安的办公室是个套间,里间是她的个人办公区,外间则是助手的办公室,还有一块小黑板,记载着各人每天的开庭时间和工作日志,更新得非常之快。印象里她的办公室大门总是敞开的,各色人等整日来往川流不息,犹如菜市场一般人声喧哗。最令人惊奇的是,老王在如此熙攘的环境中居然达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并且甘之如飴,其乐融融——该接待当事人接待当事人,该书写法律文书书写法律文书,如人无人之境。偶尔在过道里,甚至还能听见她与某个徒弟高声辩论法律问题,徒弟的声音竟一点都不比她低……

人生真的没有绝对。从前我曾断言,像老王这样喜爱热闹的人,在地广人稀、连打牌缺一块三的地方哪呆得了许久。可弹指一挥间,老王长居国外也有多年了。去年夏天,95岁的周维栋老律师召集国办所的老同事们小聚,老王和S君作为徒弟,一起帮着前后张罗。那天的聚会非常成功,许多同事已是久违多年,彼此之间相谈甚欢,午饭后又拍了不少合影。多时不见的老王沉静不少,不再像以前一里地外都能听见的大嗓门,但只要一开口,风趣依旧,那种熟悉又生动的神采重又飞扬在她脸庞上。那天晚上,我到老王在老律师群里发表感言:“见到内心深深地感恩,这些照片将跟随着

我,伴我度过远在异国他乡孤独的岁月,给我孤寂的心带来温暖和无穷的回忆。”心中蓦地一动,回首往事,几许惆怅,几许陌生——飞逝的时光,让顽强如原上草的老王也添了几分善感与文艺。也许,生命里的所有绚烂都会归于平淡,犹如山间飞溅的激流,在岁月的打磨下,总会汇入宽阔的江河湖海,静静地流淌向前。但那些曾在暗夜夜里喷薄而出、照亮天空的华彩,那些曾于晴翠荒园无惧无畏、野蛮生长的美好,还有所有曾刻在我们生命年轮里的难忘印记,终将永不磨灭,在每一个人的记忆最深处璀璨。

(自4年前事务所所庆,凭着一腔腔席后的热情,涂鸭了第一篇《老王轶事》——关于王雅汝律师的人物素描,发表于2020年2月9日《常州日报》“文笔塔”副刊——此后一直意犹未尽,打算续写,但终因琐事牵扰,加之缺乏头绪而搁笔。文章如同诗歌一般,最满意的作品往往成就于无心,而漫长的无尽岁月中,喷薄欲出的热情终究可遇而不可求,也许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本真吧。)



人生真的没有绝对。



24节气之立夏 (篆刻) 陈曦

石涛·眼中之人吾老矣

负生 文/图



昨日和老婆开玩笑说,写点东西,除了督促自己、报答梅先生的深情厚意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就是能记录、寻找很多去过去的好玩地方哈哈,比如董思翁有“延陵村图”、别桥有淳化阁帖、丹阳有“延陵李子碑”、焦山有“瘞鹤铭”原石,这也是学习金石书画的好处之一,无处不在的考据问题。

相对于先学戴本孝的画而后再关注其印章,石涛的画我开始并不是太喜欢,潜意识的原因可能是因张大千从他受益(这里跑题一会,看多石涛和张大千后,发现大千认真学石涛那会真是可以乱真,不让古人,只是后来慢慢丢弃石涛多了,有了自己的面目,在今日看来,还是格调降低了)。最早是钟意石涛的印章,很突出很自我,入印内容也别具生面且非常经典,所以艺术的根本还是得是思想。人生多幸运,因为交多良师益友,在学过了黄子久、沈周、董其昌、四王吴恽这些之后,去年忽然想要深入看看石涛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据说学石涛可以“壮胆”,蒋老师正好送来石涛全集,年内临摹了90多页,算是初步对石涛有了一些认识。看他的笔墨并无甚新鲜东西,他跳出古人的途径,似乎只是观察自然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有些甚至接近现在拍照的效果,这样想来,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角度才对啊。他的笔墨较董其昌一脉更为抽象化,这就是他所说的“我用我法”之处,也是“四王正脉”排挤他的原因所在,本无对错,新安一脉大多采取这类画法,尺度较难把握,今天看来,山水画之不古,也是由此拉开序幕。

印史一般不谈石涛,不过而今看来,石涛是程邃篆刻一脉中极为重要的人物,从思想到形式,都有集大成的意味,有人甚至认为他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程邃。今天我们还能看到100多方他的自用印,而且风格统一,并且有很多关于印章的诗文,最有力的证明是他的《与高凤冈论印诗》——“书画印章本一体,精雄老丑贵传神”,知道书画印章需要一体这点已经极为不易,何况付诸实践身体力行。还有一些别人讨论他篆刻的诗文,如与石涛谊在师友之间的梅清在《赠印人蒋李虎》中说,“西粤高人石大师,偶然游戏一为之……”,大意是说石涛偶然刻印,培养出来的学生篆刻都已经非常特出,从侧面说明当时的印章已经享有盛誉,今天看来,他的印章也是与他的书画完美统一、同臻高峰的。

比起前人,石涛的画中用印特多,这也能看出他对自己印章颇为自负,也说明他对艺术整体的追求与前人有明显不同,也算开一时风气吧。然而如今很多作者喜欢到处盖印,我认为未尝不可,不过,首先要看印章水准,与画面是否匹配,其次,铃盖位置尤为重要,盖得好是画龙点睛,反之则是画蛇添足了。且古人用印、铃印特为讲究,万万不可

失之轻易,铃印毕竟是一件隆而重之事,又特能体现作者的审美等综合素养。

由于与程邃、戴本孝这些具有强烈遗民气质的前辈气味相投,石涛除了天分极高,思想和艺术理念难免也受到他们的启发、影响,他的入印内容也是他思想的浓缩和反映。“大涤子”,是与程邃同慨,有“涤清”之意;“瞎尊者”指失明之人,希以复明也;“苦瓜”俗称“癞葡萄”,外青内红也,此皆明志之印。另外,石涛关于艺术理念和师法来源的印章特多,如“我法”“搜尽奇峰打草稿”“前有龙眠济”“梦董生”“痴绝”“不从门入”。我曾临摹过他很多印,也曾关注到西泠黄易和后来的黄宾虹先生有过近似的评论,大概是说新安这些印家的印难见姿态,曲高和寡,很有道理,难怪小林斗庵编撰《中国篆刻丛刊》时都未收入石涛印章,究其原因不外乎作者需有好古之情,又需积蓄而成,实令叶公好龙辈望而却步。

最爱他刻杜工部这句“眼中之人吾老矣”,诗意苍茫,印亦苍茫,形神合一,今日学院里非庞巨来不学的学子们如何能理解这样的印章呢。脑海中忽然冒出上回离开钱君甸纪念馆时与友人告别的光景——偶一回头,见钱君甸所书对联“短梦如斯,人间一霎沧海,高歌未了,江上教痕清风”,岁月如电,昨日难再,让人顿生百般慨叹。

因临摹石涛画而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他的诗文,“不立一法、不舍一法”是他的绘画主张,而他的诗文和书法也是面目多样,自由烂漫,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高山流水情难竭,贯古通今何以别”。这两句诗是题于好友后人吴南高画像上的,这位吴南高是歙西世家,几代人都与石涛有着深厚交谊。在歙县有个叫做“丰南”的小山村,风光秀丽、人文荟萃,村有一溪相贯,溪名曰“丰”,故又称溪南,石涛说“我生之友交其半,溪南港口汪吴贯”。石涛一生与这个美丽山村缘分很深,他的很多作品与这个桃花源般的世界有关。全诗非常动人,看似称赞勉励他人,其实也是作者精神世界和自我追求的映射。艺术家的作品里承载了太多的真情和千古不变的至理,以此而论,古今实无分别。

石涛的书法也是千变万化令人难以捉摸,曾刻意临摹多种,因与南田友善,揣测他定与南田有过深入的探讨,有一种行楷之间的落款与南田有异曲同工之妙,得古人顿挫激荡之趣;一种学褚河南,与倪云林小楷融为一体,展之即为草体,精力弥漫如痴如醉,与徐渭的题画小草难分伯仲;另一路常见的学钟繇小楷,笔笔刻画,如刀入石而又变幻万千、绚烂莫测,真得钟太傅精髓;还有一种像八大山人行草而出以楷书法形态,结字外紧内松、用笔如锥画沙,达到了干净明朗毫无修饰的境界。他为生存也好、为求自我突破也好,一生都在不断的探索中,总之活着就是斗争,一场无休止的自我挑战。



耳朵里的秘密

(童诗一组)

任小霞

花喇叭

一朵朵花
一只只喇叭
红的喇叭
黄的喇叭
蓝的喇叭
……

山坡举在手里
请春天来唱歌谣

鸟

树上的鸟
是跳来跳去的音符
跳到这里
叽叽叽
跳到那里
啾啾啾

树上的鸟
是飞来飞去的音符

树

大树
学了好多歌曲

风来的时候
树就唱起来
沙沙沙
哗哗哗
啾啾啾
……

风一直摇头
大树不明白
雨点儿的歌曲
就是这么唱的呀
到底
哪里出了错